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十八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 三

石經

易十卷 畧例一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二卷 穀梁傳十二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三卷

俱佚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劒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為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

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畧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收殆嘗增易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

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宫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偽蜀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唐諱

雷叔聞曰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丘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為記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畧例十一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又畧例一卷）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璹註此與國

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挍邢璹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挍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網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網為網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刊石周禮十二卷偽蜀孫朋

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禮記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

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註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諱而缺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卷偽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

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禄與李

鶚本不同者此也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

茫昧於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

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挍諸經鏤之板故

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

蜀相毋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

卯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

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

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其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

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挍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脱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挍之石本周易説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

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二穀梁傳一十三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三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禄之類

未知孰是先儒有攺尚書無頗為無陂攺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石刻鋪敘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

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尚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石刻鋪敘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共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字

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册官陳德超鐫
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鋪敘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二字將仕郎試
祕書省挍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十六
萬三千一百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
仕郎試祕書省挍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
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石經鋪敘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挍書郎張紹文

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 石刻鋪敘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

卷首題曰御删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勑注曲禮為第二葢唐明皇删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挍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 石刻鋪敘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

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敘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石刻鋪敘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不題所書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鋪敘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

鐫字孝經一卷（石刻鋪敘作二卷）經注并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石刻鋪敘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敘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但題潁川郡陳德謙鐫字爾雅三卷（石刻鋪敘作二卷）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

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
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
說書黄柬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
學勾當王尚喆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
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參奉直郎尚書屯
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内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
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觧程朝奉郎尚書屯田員
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

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
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
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
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
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
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内橋道勸農使
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
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田況

曾宏父曰古文尚書三冊三卷蓋唐天寳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吕大防得之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又曰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

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鐫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清謹有貞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證虞世南相繼為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

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
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頁蜀中
又以翻刻入石黄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
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玄宗時已罕得况今又六百
年後耶
王應麟曰偽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
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
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

張㒖又技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毋昭裔所技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模丹入石鐫置益部德釗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祕書省校書郎

楊慎曰五代僭偽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能表章六經立石成都洵有功於經學矣　又云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彔有文學而蜀不安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

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
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按宋乾德三年收蜀送降款者通奏使伊審
徵也草降表者翰林學士李昊也自昊以下
從降者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載句
延慶續錦里耆舊傳而昭裔紹文朋吉逢吉
德貞德釗皆不與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

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刋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刋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

一行篆字一行眞字

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

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

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

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

守者自摹藏之後世孫體仁閣以度焉名曰深明

朱昱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隷臧否人物

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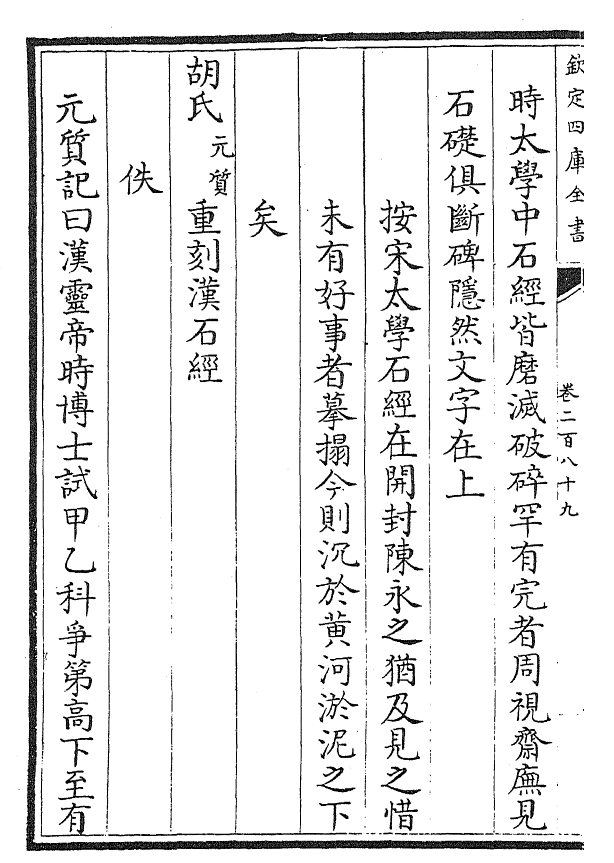
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

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按宋史藝文志又有楊南仲石刻三體孝經

一卷

陳頎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



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按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沉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佚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
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注云立
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
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
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
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
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
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

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為柱礎為礉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况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内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

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鐫諸石永貽不朽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爾

姓譜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官至敷文閣學士

宋洪氏 适 重刻漢石經

佚

諸道石刻録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兵火矗慮其遂泯没不傳也予既輯隷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跫然之喜

吾丘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

不異眞古碑今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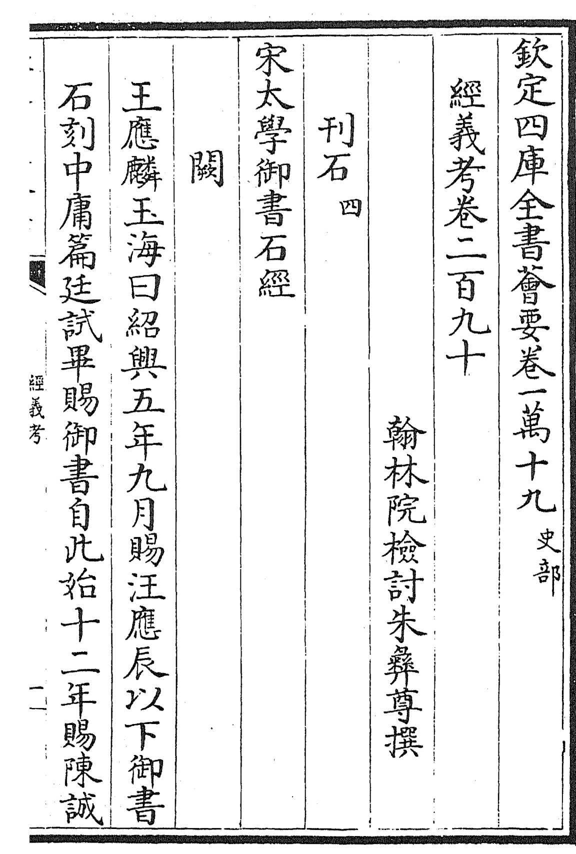
按蓬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蘇氏望重刻魏三體石經遺字

佚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洛陽者皇祐癸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 四

宋太學御書石經

闕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迨十二年賜陳誠

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臯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内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内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

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李心傳中興繫年録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
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
閣奉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
經之閣為名朕當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
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
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絶古今
五月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

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先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𥐿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絶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陳騤中興館閣録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閲御書左氏
春秋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祕
書郎張漢彥挍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
字洪遵吳芾各進詩一首六月恭閲御書周易少監
姜師仲祕書丞嚴抑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
趙衛各一首挍書郎陳誠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
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正月恭閲御書尚書
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

衛挍書郎陳誠之正字吴芾沈介各一首十月恭閲
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部員
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
材一首趙衛二首挍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
首十六年四月恭閲御書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
秦熺著作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挍書郎沈介
正字湯思退劉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

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栶域天縱神與不舍食息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徧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内羣戴其書

曾宏父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

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卷送成均

按此則紹興石經禮記未曾全寫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為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

今亘古未之前聞

葉紹翁四朝聞見録曰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

陳基西湖書院記曰杭西湖書院宋李太學故址也德祐内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吳訥曰昔宋太宗甞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不愈遊畋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

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嘉木揚喇勒智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後因改學為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子出按於杭覩之慨歎迺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輳共得經碑百片舁置殿後及兩廡

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邵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𥗬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

年復製宣聖洎顔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義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嘉木楊剌勒智謀運致諸石為寺塔址賴康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干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

十年於兹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兹盛典廢
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專崇於郡涖兹土者
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槩莫
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
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
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甃以瓴甓石經及表忠觀
諸碑則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既甃既堅
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

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安後先竝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凡

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為君復
仇撥亂懋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
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録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
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
知已古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
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寶之如金
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
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

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漫不一往往為都民鑱鑿以至磨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為亦固有不暇為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為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

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

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搆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嘉木楊喇勒智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申屠致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

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為思陵書無疑正德

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熈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嘉木揚喇勒智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為

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為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為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

于慎行曰元破宋用嘉木楊喇勒智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

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按南宋太學石經碑為嘉木楊喇勒智取其材建白塔寺其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吳公訥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之崇禎甲申後廊圮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

八十七碑東壁南有理宗御製序四碑當時

臣寮如洪邁等記跋皆遺失不可復問矣

宋吴郡石刻御書六經

佚

范成大吴郡志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

趙彦操即六經閣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

書石刻六經為郡庠壯觀洪邁為記

洪邁記略曰蘇為吴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

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㬇始改建學室度置石經於大成殿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即舊址為三楹兩翼三其檐為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楊氏甲六經圖碑

佚

王象之曰六經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著也

金太學石經

佚

王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荒煙草棘中日就摧圮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并其搨本亦不存唐𢈔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為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

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夫以金人之㓙猛宜不知經為何如物而能樹立如此亦可嘉也

按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也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佚

李師聖記曰宇宙之為宇宙造化之為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

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在迨我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奥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為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摶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

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雝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毁其殘缺漫剥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䘏將七十餘年於兹矣今參政公額森特穆爾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為已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

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

期會拘迫有司請為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

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

為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絶而復續也何則

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

與自然殆所謂至精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

知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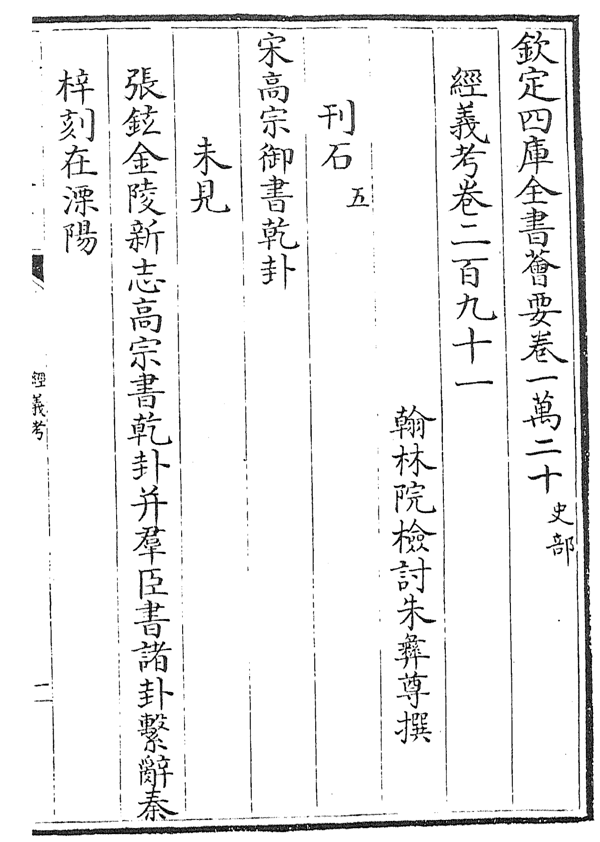
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

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為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為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

惟六經與四書之為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内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姑即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頮面而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用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纇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偽

而為蠱於中邪苟為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
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兹乎此不肖之所
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 五

宋高宗御書乾卦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高宗書乾卦并羣臣書諸卦繫辭泰

梓刻在溧陽

唐蕪湖縣篆書易謙卦

存

陶宗儀曰李陽冰字少温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

曹昭格古要論曰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字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楊慎曰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搆別體乃以詘代謙按說文詘多言也

从言冉聲地名有詌邯縣汝閻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之衒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為識者所勘邪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曰唐謙卦篆刻李陽冰書大小三種在蕪湖民家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載之

宋臨安府磨崖家人卦

一卷

存

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隷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能彷彿朕有光隷字五卷日夕置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憾者也

葉紹翁曰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

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司馬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為之也

周密武林舊事曰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

吳自牧夢粱録曰南屏山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如屏幛可愛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刻之石見存

其跡矣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曰杭州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溫公篆家人卦遒勁可觀

按篆書家人卦今在淨慈寺之西歲在辛丑予與同里曹侍郎秋嶽山行見之其旁題名尚多惜未克摹搨卦後書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一段又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一段泗水潛夫謂非

涑水書然以宋鑑證之似屬公所書矣

宋休陽縣磨崖兌卦

未見

曹學佺曰休陽縣治古城淳熙中縣令鄒補之磨崖隷兌卦本文于山上因名兌卦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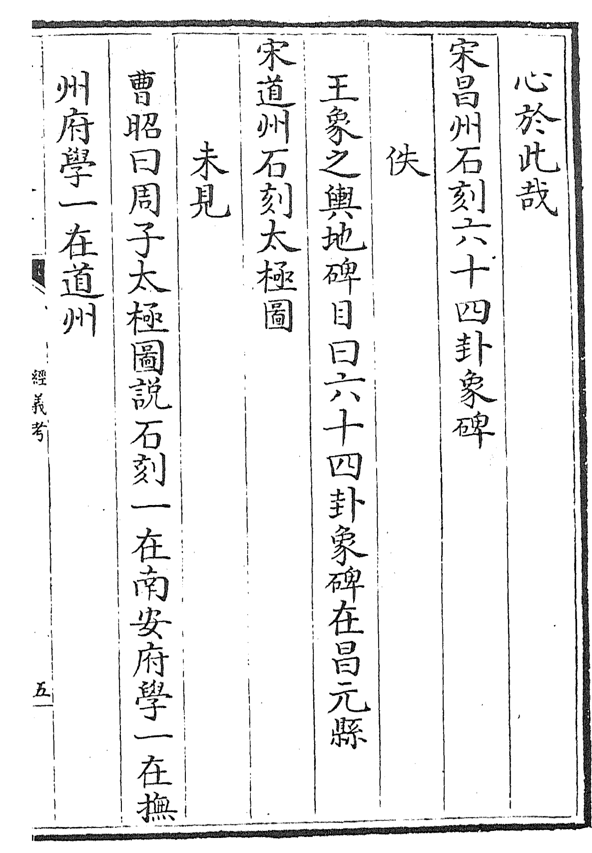
朱子[隷]石刻易繫辭

未見

王佐續格古要論曰朱子書易繫辭自易有太極至

易逆數也末有朱熹書蔡元定刋字正統三年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刋

程敏政書後曰右晦菴先生書繫辭易有太極以下百十有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眞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鐫梓惓惓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此乃聖人微言經世啓蒙所從出而西山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學者豈可自安於凡近而不沉



心於此哉

宋昌州石刻六十四卦象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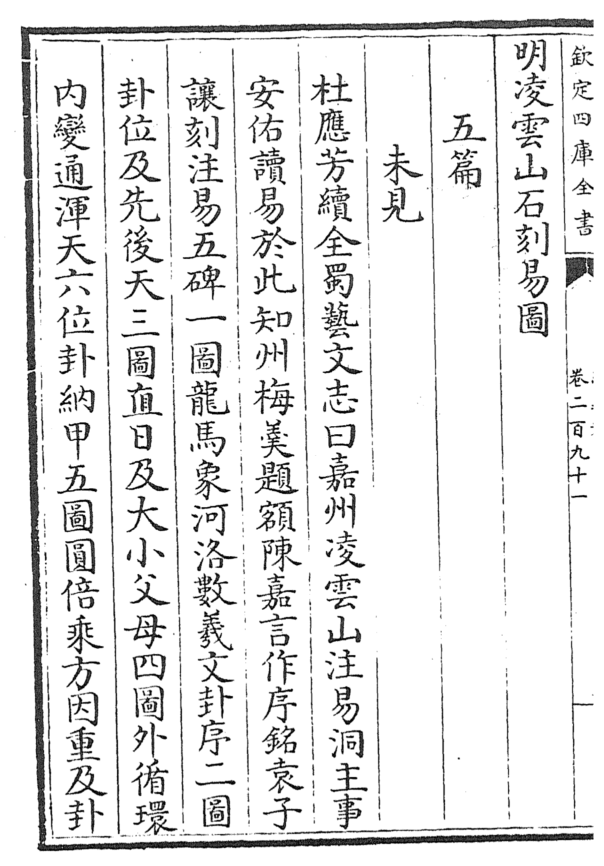
佚

王象之輿地碑目曰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縣

宋道州石刻太極圖

未見

曹昭曰周子太極圖說石刻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一在道州



明凌雲山石刻易圖

五篇

未見

杜應芳續全蜀藝文志曰嘉州凌雲山注易洞主事安佑讀易於此知州梅美題額陳嘉言作序銘袁子讓刻注易五碑一圖龍馬象河洛數羲文卦序二圖卦位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父母四圖外循環內變通渾天六位卦納甲五圖圓倍乘方因重及卦

氣運世配方司化洞正方可坐數十人

按安佑四川嘉定州人弘治壬戌進士

張氏奐古文尚書石刻

佚

晁公武曰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進（或作延）士張奐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奥嵏之類學者可不知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

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盛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

竦韻集成全不合古

明太僕寺石刻同命

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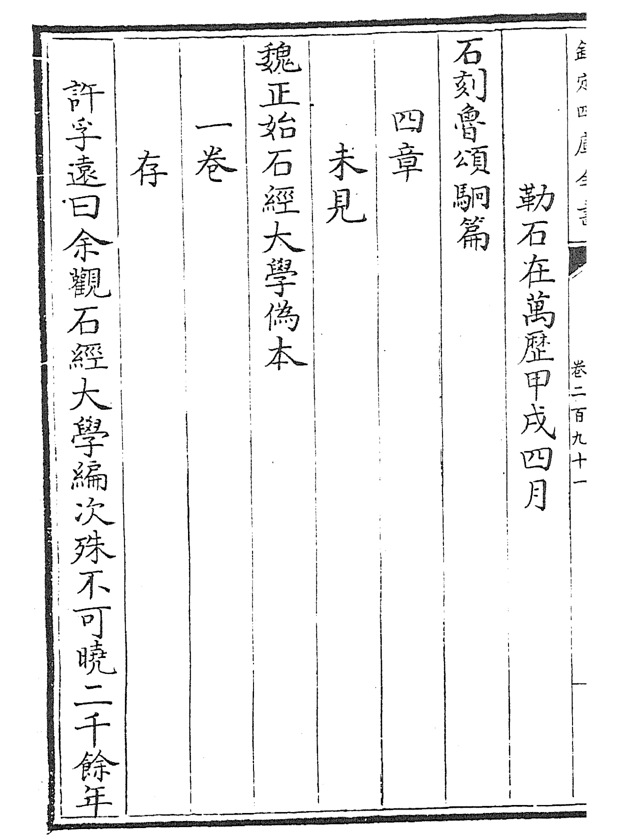
存

王世貞跋曰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

稱太者定為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同

而特命之至𢈪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寮毋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詞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執撫和禁闥驅蹕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啓而七萃之士高奔戎輩應之八駿之迹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冏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删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按冏命石刻在太僕寺廨吴人周天球所書



勒石在萬歷甲戌四月

石刻魯頌駉篇

四章

未見

魏正始石經大學偽本

一卷

存

許孚遠曰余觀石經大學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

忽有此本多出好事者為之也

毛奇齡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係唐開成間所鏤石雖非漢熹平蔡邕舊跡然與鄭注禮記原文竝無異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文但有變纂不分章節增顔淵問仁二十二字删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黄門相卿宅得其書極為表章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

松等為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挍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書之於石豎在漢碑之西則魏正始中原有五經書石之事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始筆誤第是時無衛覬名衛覬者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傳謂覬當以太和三年死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方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頌

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至萬歷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遽疏請頒布學官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閒歸祕府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見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官中祕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餘言為學者所宗

於時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但受春秋為春秋五家說并周官傳並不受禮記為禮記傳義此皆借逵傳舊文影射立說如周禮出巖屋間即周官也五家之儒即春秋五家也其為傳義詁即春秋之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為何家周禮何禮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間受春秋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按石經

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觧獨行之事此眞囈語也又其言曰若注疏大學則東漢鄭玄受之摯恂馬融而傳自小戴聖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奮本之高堂生是為高堂古文當時以非祕府藏不得與録夫禮記出自高堂固自可據然竝無高堂劉歆兩本兼行之事且慶戴三家皆立博士而小戴所傳當時已著為經其曰非祕府不録何以稱焉

毛先舒曰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政和中石搨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所習朱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學三書以駁其偽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古

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為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為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説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顔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謂舊原有之為唐玄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從賈逵定以為是子思之書道生并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夫通為一章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為德章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且自謂章得聞之

若寐而醒蓋未免自相矛盾焉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為狂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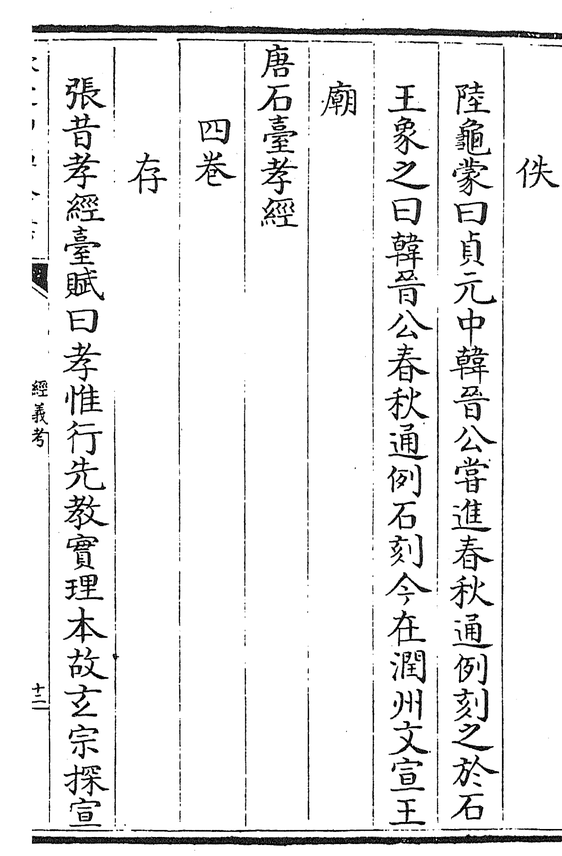
南京國子監石刻大學

未見

安世鳳墨林快事曰楞寮子書大學首簡祭酒程公刻之南雍之東序

韓氏滉石刻春秋通例

一卷



佚

陸龜蒙曰貞元中韓晉公嘗進春秋通例刻之於石

王象之曰韓晉公春秋通例石刻今在潤州文宣王

廟

唐石臺孝經

四卷

存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玄宗探宣

尼之旨為聖理之闡爰索隱以鉤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他山之石樹崇臺為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金清誼雖刑于子道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倬爾孤標介然守正金字累累以條貫銀鉤歷歷而交映故嚮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

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教為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願宗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臺磨而不磷者莫知石揭貞質於庠序殊祕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固在玆一人有作比屋允釐覽君君臣臣之間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

千子之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弘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長

趙明誠曰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陳振孫曰明皇孝經注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實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

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

歐陽公集古録無之豈偶未之見邪家有此刻為四

大軸以為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曹昭曰唐玄宗八分書孝經注作小隷字末有御跋

草書字方三四寸碑凡四大片末具列廷臣官勳

王世貞曰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

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

郎出為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爾韋斌封平樂

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匀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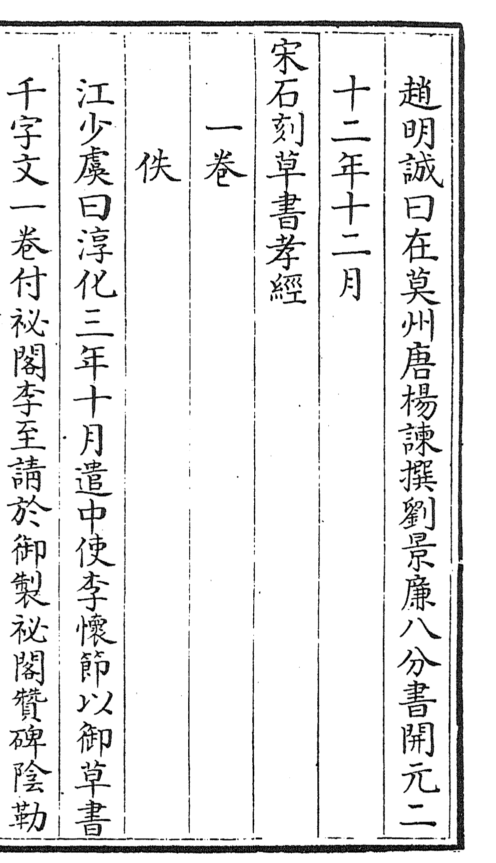
趙崡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鏨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祥曰天寶四載唐玄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

顧炎武曰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

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間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御注孝經雙石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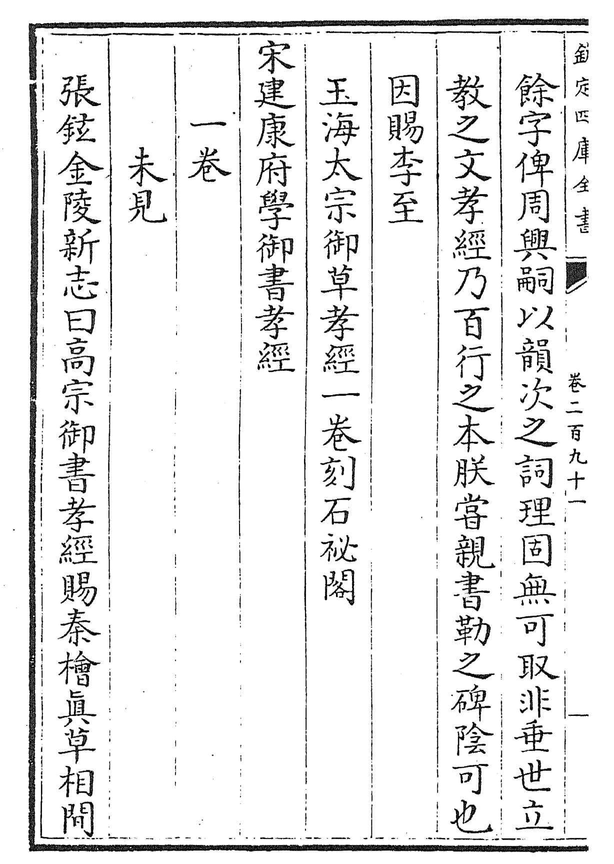
趙明誠曰在莫州唐楊諫撰劉景康八分書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宋石刻草書孝經

一卷

佚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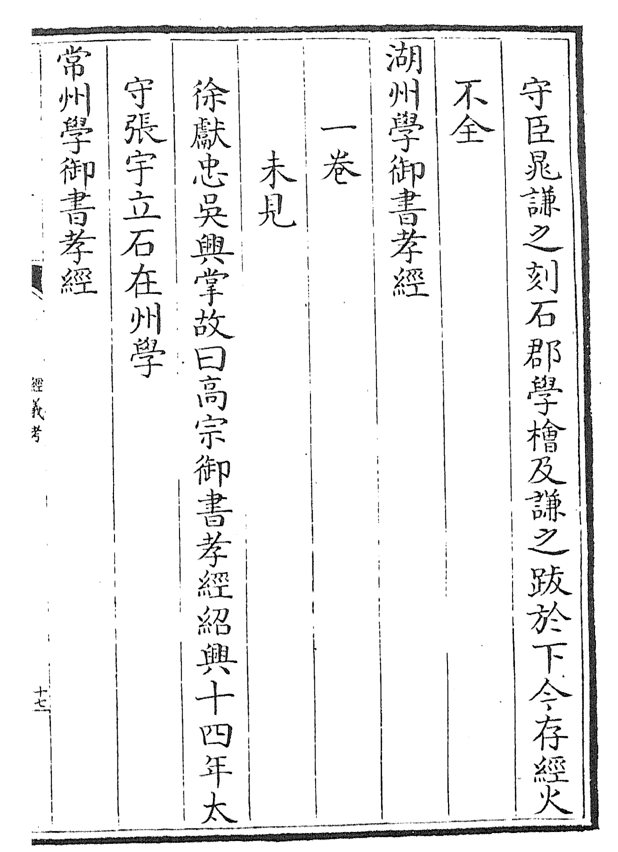
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一卷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眞草相間


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今存經火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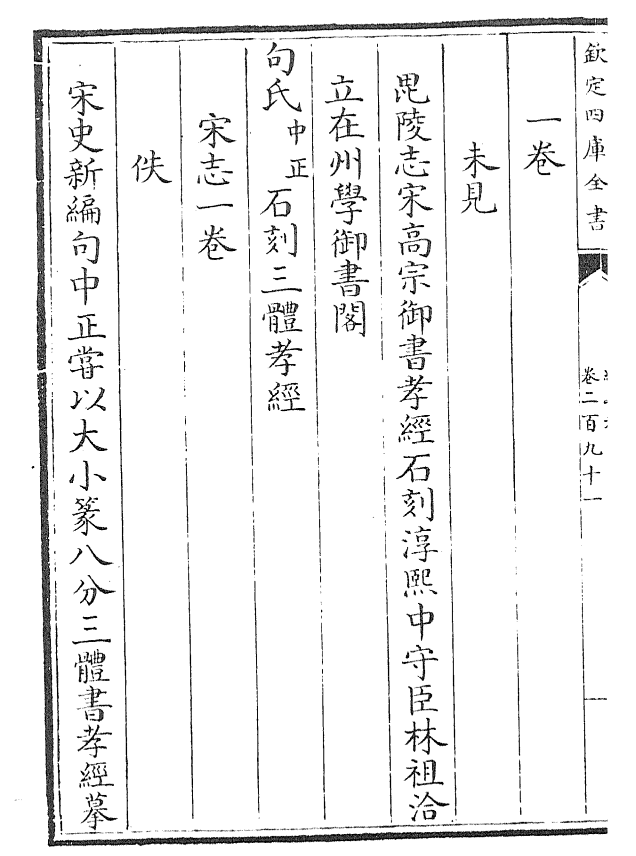
湖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常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毘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學御書閣

句氏中正石刻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

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眞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
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
於祕閣

虞溥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楊氏南仲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昌州石刻古文孝經

一卷

佚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為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會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真祖禹又為之說亦云古文庶

得其正

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内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

李氏師德石刻孝經

一卷

佚

師德序曰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間矣事之本末

見吳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不降造及長而孤惸然一身思顧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為大行為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每一念之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於子孫非止鞠之育之衣之食之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恐然慮其有所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諄復戒之飭之不能已者誠以愛之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該人情

之所不足也師徳雖不敏上焉既不得竭力於其親下焉敢忘於愛之乎良田廣居不足以有之也兼金美玉不足以寳之也可寳而有之者惟聖人之言乎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為最竊願摸之堅石一植之於先壠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愧於聲迹瞍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敘

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託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勵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孫子知吾愛之之至亦庶幾不肖之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岸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敘元祐元年三月初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旦吳江志曰孝經石刻舊在縣庠景泰中尚存然

則李師德蓋吳江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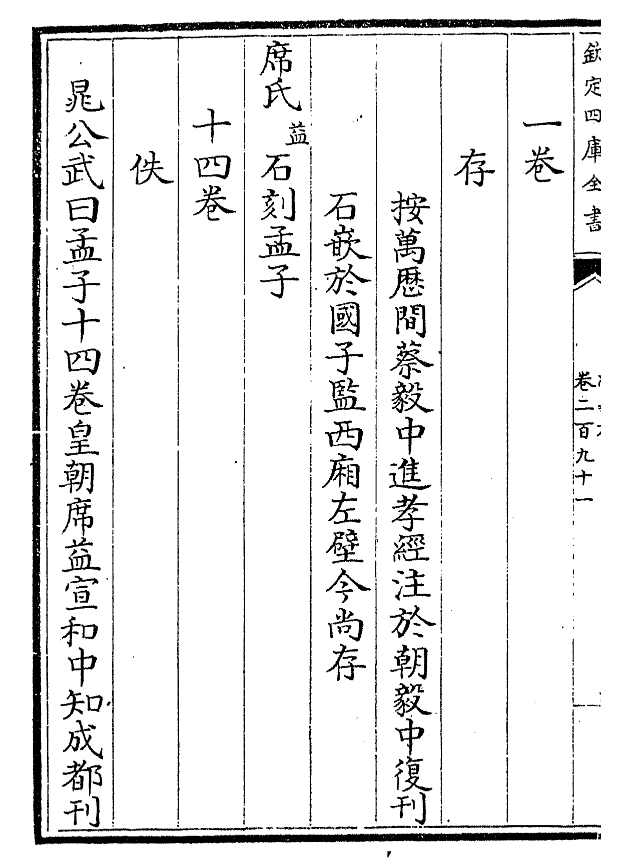
徐師曾吳江志曰吳江縣學宋大中祥符始作元祐中乃竟邑人李師德刻孝經於石樹其中自為序

亡名氏石刻孝經

未見

曹昭曰吉安府學有真楷小字孝經今不完不知何人書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一卷

存

按萬歴間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尚存

席氏益石刻孟子

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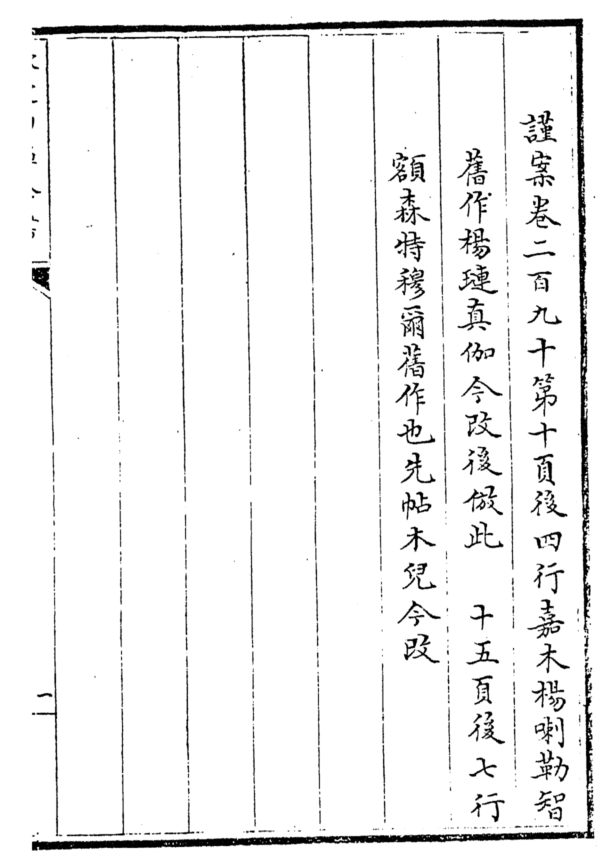
佚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

石置於學官云偽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顑為類不可勝計

趙希弁曰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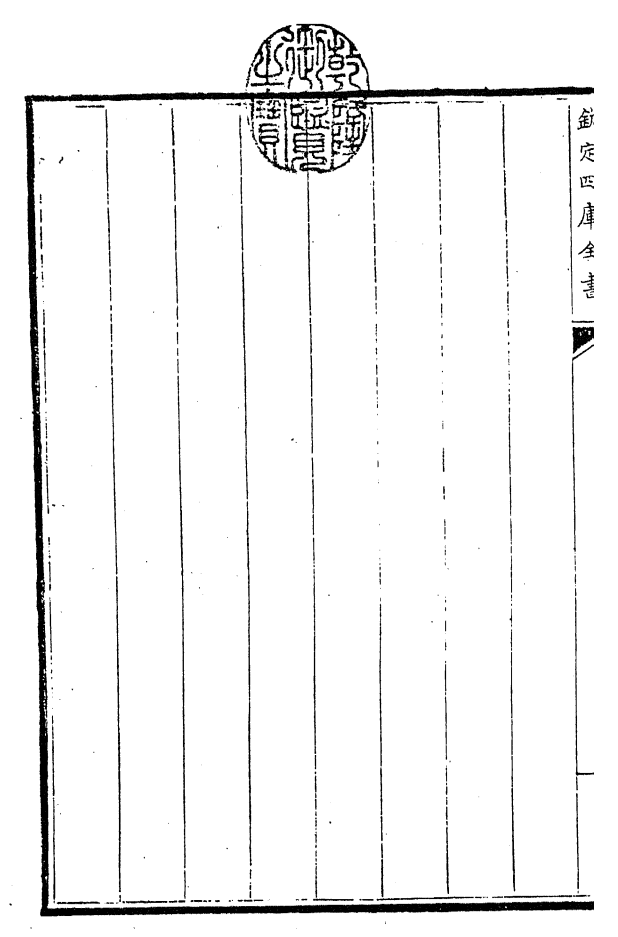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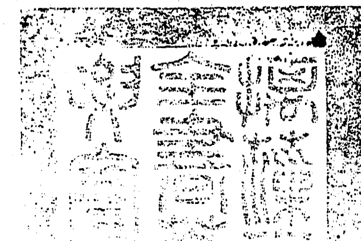


謹案卷二百九十第十頁後四行嘉木楊喇勒智

舊作楊璉真伽今改後倣此　十五頁後七行

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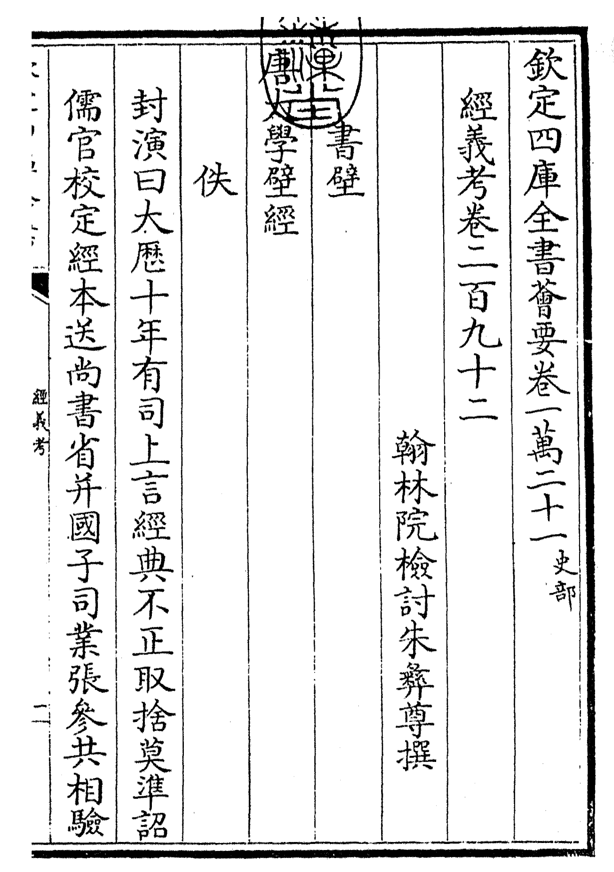
謄錄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至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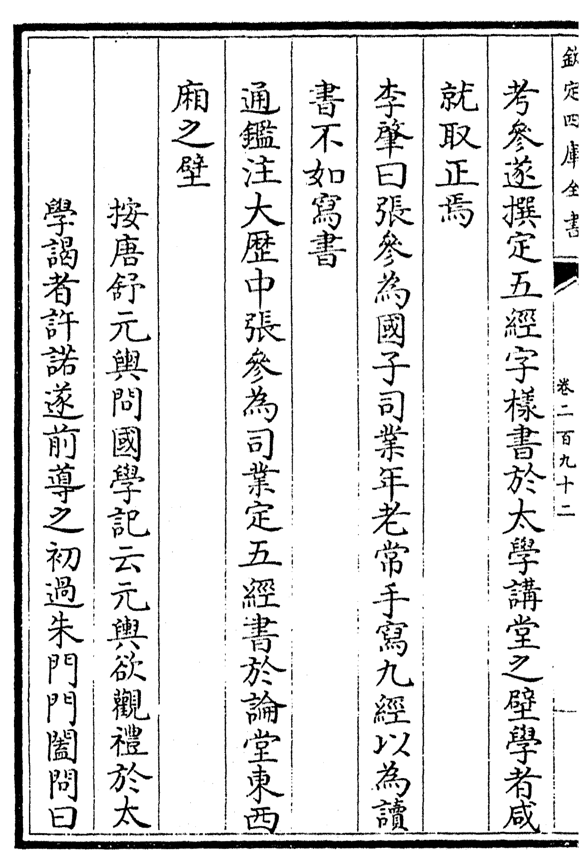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壁

大學壁經

佚

封演曰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



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

通鑑注大歷中張參為司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按唐舒元輿問國學記云元輿欲觀禮於太學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朱門門闔問曰

此會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云云
會要通典諸書不詳論堂之制後學不知疑論堂為講堂之誤故具疏之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敕覆定九經字體令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
冊府元龜鄭餘慶以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元和十

三年十一月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奏請率文武俸禄修廣兩京國子監十四年十二月又奏請京官每月料錢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造先師廟并繕壁經制可　又曰開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張參五經舊字様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依字書商較是非取其適中新加九經字様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様之末用證謬誤敕旨依奏

劉禹錫記曰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東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污衊渙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齊皞實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

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跡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校讎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

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營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按唐新舊史均不為齊皡立傳新書宰相世系表瀛州齊氏皡京兆府司錄參軍而不言其官祭酒昌黎韓子集有送齊皡下第序文稱高陽齊生皃為時名相出藩於南生舉進

士有司用是連枉生所云名相者映也王定保摭言載隴西李舟與映書稱三十三官足下韋公肅舊史無傳新書入之儒學諸臣之列表云是逍遥公房元和初太常博士兼修撰

王履貞賦云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斆學既闢廓宇斯分飾素壁

而照月搆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鶴之羣貞八紘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次緗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眞背偽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旣科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兹金簡規程邈之隷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端粲爾其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旣

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絶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為武反正為文將為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鍼鶴頭蚊足酌前修之模楷為後來之軌躅瞻彼垣墻代兹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既文明於天下宜

遠域而來庭

按是賦載文苑英華當日試官以六經典法刊正文字為韻篇中旣有俾四海之同文句不應後復轉入文韻且法韻在乏部韻雖險亦無止押一字之理然則反正為文句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有闕文刊本失去也

郭忠恕曰五經文字以屯陟倫切卦之屯音豚其濫讀有如此者又五經字書不分扌木張氏皆从木非也

又曰驗張司業云久訛而不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

錢易南部新書曰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按此正張參為司業時事

釋贊寧續高僧傳大歷中敕定四分律疏建中改元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敕僧圓照依國子學大歷新定字樣抄寫進

程大昌曰知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知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堊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為碑蠟墨為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張參輩於五經文字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槩經史其故何也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

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

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

世者遂疑不能決攷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年為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為名

儒參所書壁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

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空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録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

經録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説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未有開雕者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鏤板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

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敇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敇差太子賔客馬鎬太常丞陳覸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内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

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敕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敕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四月敕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

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顒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悞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

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廣順三年六月田敏獻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

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絶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為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樊倫為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

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倫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敕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

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咸平元年正月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三年

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備矣景德二年五月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曰非四方無

事何以臻此因盍書庫十步以廣所藏又詔褒之九月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羣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討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刊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者皆重校刊板天禧元年九月詔國子監羣書更不增價五年五月令國子監重刻經書

印板以歲久刓損也

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

又崔頤正傳雍熈中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

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謬眞宗命擇官詳正又邢昺傳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又趙安仁傳國子監刊五經正義板以安仁善楷隷遂奏留書之

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摹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勲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

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於是經書大備

楊億曰雍熙中太宗以板行九經尚多譌謬俾學官

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

諸儒引以為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

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敕經籍訛舛

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為正持以語維維不能對

孔平仲曰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

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

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

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江少虞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銀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

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内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者木理有踈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載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羣從所得至今保藏之

洪邁曰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

王明清曰毋丘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

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鍔書五經印本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朱子曰建陽板本書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

朱翌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

戴埴曰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録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岳珂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畧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歲久磨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葢

京師冑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柯山毛居正誼父以其父晃所增注禮部韻乾淳間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攬精

擇辛巳春朝廷命冑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為意矣予每惜之誓欲修刊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本互有得失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于氏及建余氏本為

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爾又于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余本間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　唐石刻本　晉天福銅板本　京師大字舊本　紹興初監本　監中見行本　蜀大字舊本　蜀學重刊大字本　中字本　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　潭州舊本　撫州舊本　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　俞紹卿家本　又中字凡四本　婺州舊本

并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　又以越中舊本注疏　建本有音釋注疏　蜀注疏　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為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也

李心傳曰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

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為學官甞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許郡學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令士大夫仕於朝者率費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於監云

李燾曰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讐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

使學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遷固諸史與六經並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勘驗矣

祝穆曰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

洪咨夔曰前代書皆楮素傳抄至五季始有六經墨板今則靡書不板矣

羅璧曰蔡氏有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為隸竹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而為摹印摹印便而書

反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秖觀美而已矛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槩粘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本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乃盡弛此禁然則士

生于後世者何其幸也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尚書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

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宋鑑紹興五年二月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

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刋到書版不論經史子集小説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中興館閣録祕書省石渠在祕閣後道山堂前東廊圖畫庫祕閣書庫經庫西廊祕閣書庫印板書庫編修會要所北為印書作　又曰祕閣書庫儲藏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

中興館閣續録淳熙十三年九月祕書郎莫叔光上

言令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為重凡搢紳家
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
為官書然所在各自板行與祕府初不相關則未必
其書非祕府之所遺者也乞詔諸路監司郡守各以
本路本郡書目解發至祕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
書目點對如見得有未收之書即移文本處取索印
本庶廣祕府之儲以增文治之盛有旨令祕書省將
未收書籍徑自關取

潛說友曰書板庫在著庭之右

高麗史文宗十年八月西京留守報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舉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祕閣所藏九經論語孝經置於諸學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十三年四月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版詔置祕閣肅宗六年三月制以祕書省經籍板本委積損毀命置書籍鋪於國子監移藏之以廣摹印

按高麗史所稱文宗仁孝王徽也肅宗明孝王顒也文宗以宋仁宗慶歷七年立肅宗以哲宗紹聖二年立

元史太宗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改經籍所為弘文院六年九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十二年九月括江西諸郡書板十五年三月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吴澂曰古之書在方册其編帙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經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可謂難矣自紙代方册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無傳録之勤也鋟板肇於五季筆工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祕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

虞集曰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世家濟寧之鉅野去闕里二百里而近頻遊孔林先是六經板本中原絶少學者皆自抄寫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録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君大父謙齋翁諱從原欲刻梓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君從事江右憲幕辟淛閫掾製錦海濱秩滿少閒顧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北

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版加厚字加大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摹印以應四方之求焉吾丘衍曰刋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牀見周美成文集

趙希鵠曰鏤板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已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

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謝應蘭曰古者毫楮未興書用刀筆故六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無誤然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毫楮既作書道乃備轉相傳寫譌謬滋多至近代板刻之誤人有不敢遽易者況俗徒規利至有節去其辭章斷句裂以誤學者正復不少然板本既行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矣

楊守陳曰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

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間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梨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傳寫易易甚矣

陸容曰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手自抄録聞五經印板自馮道始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板惟國子監

有之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

書籍印板尚未廣今各處書板日增月益動刊無益

詩文攷元時詔書籍必經中書省看議過事下有司

方敢刻印想當時無擅刻者此法甚好

郎瑛曰印板在唐時少有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然

板本最易得未免差訛宋時試策以為井卦何以無

彖正坐閩本失落耳蓋閩俗專事取利書坊村夫遇

各省所刻書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録相同而篇中

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為斯文計者寧可不深懲之乎

南雍志洪武十五年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實録永樂二年二月乙未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太學志弘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言國子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隘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

板朽壞日甚所損匪細乞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度
置之所下以為印造之局不惟經籍之奉安極其高
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如此則歷代緊要書
板不致朽壞散漫矣　嘉靖十五年祭酒呂柟上言
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
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為之圖解乞敕
部重刊印裝一二百部以便諸生肄業從之
南雍續志萬歷二年祭酒張位上疏謂辟雍乃圖書

之府故自昔辨譌證謬必以祕書及監本為徵今監有十七史而十經注疏久無善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　西庫見存四書集注板四百五十一面易經傳義板五百一十三面詩經集注板三百四十二面書經集注板三百二面春秋四傳板八百九十三面禮記集説板七百一十八面東庫見存論語集注考證板五十面

天下書目北京國子監所藏經籍版周易二十三片

周易音訓二十五片書傳二百五十六片又大字書傳二十五片喪禮一千二百八十三片論語一百六十七片論語正文一十八片論語集注三十五片論語集義六百二十七片孟子二百片孟子集注六十片孟子節文五十六片孟子集義數闕中庸七十八片中庸集義二百八十二片大學四十五片大學集義二百三片

按喪禮自許敬宗等刪去國恤先儒論議之

存於今者僅杜氏通典所載餘皆散佚無稽

國子監舊存一千三百餘版未知何代何人

之書惜乎今亦亡矣

楊愼曰孟蜀後主崇尚六經恐石經本傳流不廣乃

易為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於蜀也　又曰宋世書

傳蜀本最善

胡應麟曰葉少藴云世言雕本始自馮道此不然但

監本五經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

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録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子淵河汾燕閒録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何不擴

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
鈔書何耶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
教致然未及槼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
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又曰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
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
還寖知鈔録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
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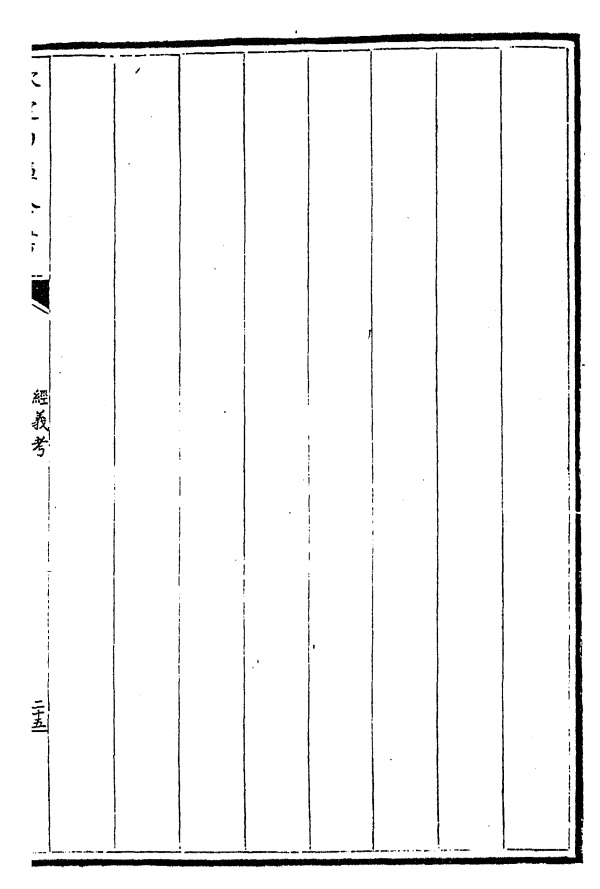
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録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册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亦未為不厚幸也

顧起元曰宋史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沈括夢溪筆談以為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是後唐時事柳玭訓序又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

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之也

秦鏷曰刊板昉於五代至宋咸平始頒州縣較漢唐石經傳布廣矣

徐學聚曰嘉靖五年時建陽書坊刊本盛行字多訛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鋭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侍讀汪佃行詔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